

格言
MOTTO

太阳小说

寻找彩虹中的七个自己

格言杂志社编



我的青春是一场准成人礼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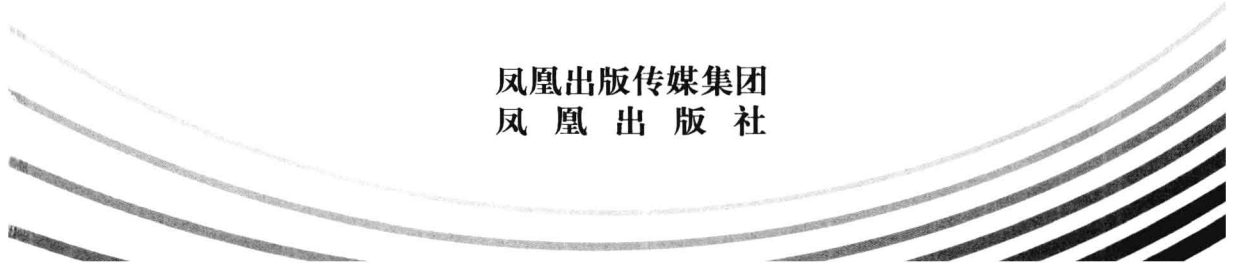


格言
MOTTO

太阳小说
寻找彩虹中的七个自己

格言杂志社编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太阳小说 / 格言杂志社编著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0.6
ISBN 978-7-80729-791-8

I. ①太… II. ①格… III. ①汉语—语言读物 IV.
①H19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95647号

书 名 太阳小说

- 编 著** 格言杂志社
版式设计 张津楠
封面图片 达志影像
责任编辑 张叶青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(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)
开 本 700×1000mm 1/16
印 张 8
字 数 185千字
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2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791-8
定 价 15元
-

(凡印装错误, 可向发行部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-58572106)

太阳小说 CONTENTS 目录



云上约定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06 | 洛猛的准成人礼 | 点 墨 |
| 11 | 请出刀吧 | 涂 鴉 |
| 15 | 爱 | 顾 湘 |
| 16 | 语录：新生代的众生相 | |
| 18 | 背着坚硬的壳相爱 | 积雪草 |
| 22 | 第八号街灯 | 曹文轩 |
| 24 | 画：这些都是你给我的爱 | 安东尼 |
| 26 | 藏葵渡魂 | 沈石溪 |
| 29 | 好好照顾我的花 | 郝广才 |
| 30 | 书屋：那些风华绝代的精灵 | |
| 32 | 红头绳儿 | 王鼎钧 |



彩虹如歌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38 | 大侠 | 王 阳 |
| 42 | 为一个黑夜的流浪天堂 | 华 白 |
| 48 | 选题：岁月神偷 | |
| 50 | 灼人的秘密 | 斯蒂芬·茨威格 |
| 52 | 选段：青春是一场静静的告白 | |
| 54 | 山羊兹拉特 | 艾萨克·什维斯·辛格 |
| 58 | 歌典：彩虹是一条七线谱 | |
| 60 | 狼烟 | 吕 伟 |
| 64 | 为了能够打倒他 | 合欢开了 |

总 监 制 李彤
总 策 划 谷雨
执行主编 孟遥 蒋芳仪
编 者 路加 白露 李鹏程 梁玉梅 奕彤 于于

目录

太阳小说 CONTENTS

南方北方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70 | 敌人眼睛 | 卡尔维诺 |
| 72 | 流浪者和他的影子 | 周国平 |
| 73 | 千万别出声 | 程刚 |
| 75 | 恩人 | 花籽 |
| 75 | 杀手 | 诗人马帮 |
| 76 | 在催眠术表演会上 | 契诃夫 |
| 78 | 四十颗手榴弹 | 张港 |
| 82 | 过招：文坛老手PK新新人类 | |
| 85 | 不能说的秘密 | 范德拉·杰拉 |
| 88 | 凿碑高手 | 余显斌 |
| 90 | 航海者 | 袁鸿杰 |
| 92 | 看字儿不如观影儿 | |
| 94 | 盲人 | 王璐琪 |

骑字飞行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102 | 一棋定天下 | 洛臻 |
| 106 | 我的玫瑰试验 | 马牛 |
| 107 | 小魔女的魔法面包 | 阿发 |
| 110 | 我和吵架王 | 李丽萍 |
| 116 | 信徒 | 王尔德 |
| 117 | 热帖子：其实我是潜伏在人类里的…… | |
| 119 | 喝醉了酒的星星 | 小川未明 |
| 122 | 小白 | 佚名 |
| 123 | 魍魉之森 | 佚名 |

124 小说太阳

在忽明忽暗的青春里，你还记得他们吗



云上约定

我们应该像云
为了成为自己
彼此分离

我们应该像云
为了交换自己
彼此相遇

“要干就干一票大的！”商明使足力气，甩开膀子扔出一块石头，那石头飞出二十几米，“扑通”落入江心，却没溅起多大的浪花。

“关键是——小刀会不会同意？”洛猛坐在岸堤上，拧着眉头说。

“管他同意不同意，少了圆白菜，我照样做地三鲜！”商明转过身回答。

“地三鲜里没有圆白菜。”慢慢悠悠的声音，是木头发出的。

木头本名穆图，之所以叫他木头，是因为他的兜里总是揣着漫画书，稍有空暇，他就会从口袋里拽出一本，然后将脑袋埋进去。吃饭的时候，上厕所的时候，上体育课的时候……一动不动。曾有人问木头：“你洗澡时怎么看书？”木头眼睛都不抬一下：“难道你没听过防水漫画书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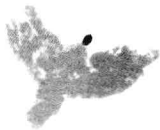
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木头已经三天没有摸过漫画书了，他在和商明、洛猛商量一件大事，一件有意义的事——至少对他们来说。

2010年，我的青春是一场准成人礼。

洛猛的准成人礼

◎ 点 墨





“小刀已经五天没理我了。”洛猛有些垂头丧气，微弱的声音瞬间被哗啦哗啦的江水卷走。

商明没听见洛猛说什么，扯着喉咙喊道：“下次换个地方讨论吧，我胳膊疼了好几天了！”木头白了商明一眼：“没人逼你学精卫填海。”

洛猛又说了一遍：“小刀已经五天没理我了！”一个陈述句能喊出祈使句的语气，洛猛想被安慰一下的心理状态昭然若揭。

商明扔下石头朝洛猛走过来，没心没肺道：“给我瓶水，嗓子干。”

“这里不是长坂坡，对面也没有百万曹兵，你喊什么？”木头的语速永远不疾不徐，就如汉堡包里面夹了芥末，初始没什么味道，咀嚼之后才觉辛辣。

洛猛倒在岸堤上，呈45度角仰望苍天：“交友不慎啊，谁来烘干我这颗潮湿的心？”

商明开始后退。一步一步五步……眼看到了江边。

洛猛有些莫名其妙，这厮难道中邪了，急忙喊道：“危险！”然后他便看见商明眼中闪过一丝促狭。

耳朵被爸爸揪起的那一瞬间，洛猛读懂了商明眼光的含义：危险的是你，不是我。

一路上，爸爸一言不发，在这一刻，洛猛体会到了什么叫做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。爸爸宽厚的后背再也不是他儿时的乐园，而像一座山，将两颗心远远隔开。

物理距离其实是抽象的，洛猛想到。朝夕相处的父子，为什么，很远？从自行车的后座上跳下去，这事洛猛做过不止一次，但今天，他不想再这么做。是时候了，该和爸爸好好谈一谈了，几个路人诧异地看着洛猛视死如归的表情，心想这孩子是不是吓傻了。

到了家，爸爸第一句话便是：“现在是不是上课时间？”洛猛答：“是补课，可是……”“可是是什么？要不是班主任给我打电话，我还以为你在学校上课！你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？”向来稳重的爸爸有些激动，顺便带点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。

“我已经长大了。”洛猛平静地说，这个答案显然不是爸爸想要的。

“长大了？在上课时间跑到江边，和那个叫什么明的……这和小混混有什么区别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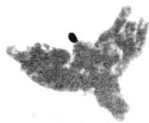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叫商明。”洛猛补充道。

“商明，是准备考体育院校那个吧？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吧？你和他混在一起做什么？”连问，是爸爸的一贯路数，一般前两个是要洛猛确认的，而最后一个才是暗藏杀机。

“爸爸，我想和你谈谈。”洛猛避开爸爸的问题，以往诚惶诚恐的表情被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所取代。

爸爸发现洛猛变得油滑了，始终不按套路出招，这让自己很不适应：“谈什么？我们现在不是在谈吗？”

“不是这样谈，而是……”洛猛摆摆手，做了一个连自己也不明白的手势，然后说，“是坐下来，以一个平等的姿态谈一谈。”



爸爸有些惊讶，也有些恼怒，洛猛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？他抬起手看了看表，扔下一句话就摔门而去：“胡闹，我该上班去了，你赶紧回学校！”

“王小刀，你在做什么？”物理老师一声断喝像一柄从天而降的大刀，把王小刀纷乱的思绪尽数斩断。

小刀站了起来，嗫嚅道：“我没……没做什么。”

“没做什么？你总盯着前面的桌子干什么？那张桌子好看吗？”已经有同学开始窃笑，小刀斜前方空空的座位，是洛猛的。小刀和洛猛互有好感，这是班级里公开的秘密，对于学习成绩处于中游的两个学生，老师即使知道也是爱理不理。

小刀涨红了脸，一些并无恶意的低笑声传到她这儿就变得刺耳，她鼓起勇气，抬起头：“老师，那张桌子不好看，您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老师一怔，唉，自己真是老了，连这么个黄毛丫头都震慑不住。他放缓语气，语重心长道：“同学们，你们已经高二了，我说过多少遍了，高二的物理课是最重要的……”将千篇一律的话语又唠叨一遍之后，老师将目光转向了主角王小刀：“王小刀，上课要集中精神，你不看着老师，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变压器呢？”

哄堂大笑，老师自己也笑。这时，下课铃声如天籁之音传来，老师摆摆手示意小刀坐下，自己夹着课本出了教室，临出门前，留下一串叹息。

小刀紧抿着嘴唇，并没将方才的糗事放在心上，读了十几年书，哪个学生没有过同样的遭遇呢？将刚才被斩断的思绪重新捡起，小刀已拿定了主意。她三下五除二收拾好书包，飞奔出了教室。

“还有一节课呢！”同桌在后面喊道，眼见小刀头也不回，她不由得一阵发呆。这感觉，似乎还有些羡慕呢。

所谓惊喜，便是山穷水尽貌似疑无路的时候发现柳暗花明居然又一村。小刀的声音让洛猛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：“你答应了？”洛猛的声音稍微有些颤抖。

“出来谈，叫上他们两个。”小刀按捺住骂洛猛一顿的念头，刻意装得平静一些。

江边，四人聚齐。

“为什么不上课？”小刀劈头盖脸问道。

“这不是研究捐赠的事吗？”洛猛理直气壮答道。

“要我说，咱们花钱雇车到玉树，把东西送到灾民手上，顺便救几个人，这才叫救人救到底呢！”商明轻描淡写道。

“你怎么想？”小刀白了商明一眼，继续问洛猛。

面对小刀咄咄逼人的气势，洛猛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他脖子一梗：“我们三个都是这么想的。”小刀问木头：“你也是？”木头稍作迟疑，但也重重点了一下头。

商明有些不耐烦道：“快决定吧，东西在器材室都放一周了，再不捐出去，人家那边可能都不要了。”

“要我说，还是送到红十字会。”小刀斩钉截铁。

“这样有点不够味儿……”洛猛吞吐道，然后给商明使了一个眼色。后者心领神会，接茬道：“你想啊，去了玉树，没准我们就是赈灾英雄——”

“别做梦了，你知道玉树离咱们多远吗？雇车要多少钱，车坏在半路怎么办，有高原反应怎么办，怎么瞒过家里，如何应对老师……你们想过这些吗？”小刀连珠炮一样问道。

无人应答，江水一波一波向岸边涌来，都被不足三米高的岸堤挡了回去。

良久，商明憋出一句：“车到山前必有路……”

“我们连车都没有。”说话的是木头。

洛猛看着面前的小刀，仿佛不认识她一样。上次讨论时，小刀还迟疑不定，这次怎么会一反常态，想到这么多呢？小刀马上给了他答案：“我姑姑是一名医生，她现在就在玉树，昨天我给她打了电话。”

“你姑姑真伟大。”商明欣羡的表情毫不掩饰。

“我姑姑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去添乱。”小刀有些黯然神伤。

“添乱？”三个男孩张大了嘴巴，他们可从未想过自己是在添乱。三天的奔波，打着“××中学抗震救灾募捐”的旗号，二百多盒药品，八十多件衣服，一千多元善款……有生以来最有意义的一件事，居然被人称作“添乱”？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！

“我姑姑说，就连我们的募捐也是非法的。”小刀补充的这句无异于雪上加霜。

“你胡说八道，我们连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了！”洛猛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脸涨得通红。

木头拍了拍洛猛的肩膀：“或许，她姑姑说得对。”“不管谁对，明天你们必须去上课！”小刀对三个男孩说道。

这依然是一次无果的争论，和以往不同的是，三人联盟不如从前那么牢固，木头似乎有了倒戈的迹象。洛猛和商明一路奚落着木头，然后各回各家。

“啪嗒！”洛猛手中旋转着的中性笔掉在了地上，落在爸爸脚下。爸爸弯下腰把笔捡了起来，递给洛猛。在这一瞬，洛猛发现，爸爸的鬓角现出了几丝白发。

自己有多久没仔细看过爸爸了？是三年还是五年？洛猛已经记不清了。

“捐赠的事情怎么样了？”爸爸微笑问道。

“啊？”洛猛有些震惊，也有些恼怒，隐私暴露的感觉就像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冲进来一个陌生人，爸爸和蔼的微笑在洛猛的视线中变得高深莫测。

没等他答，爸爸又问：“王小刀是你的同学吧。”

洛猛神经紧绷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：是谁告的密？虽然自己和小刀并没有明确的关系，但两人的暧昧是显而易见的。若再有人煽风点火，这帽子可就扣实了。

然后，爸爸的下一句话让洛猛一颗心落了地：“今天你班有三个同学去我们单位捐赠，那个女孩就叫王小刀。对了，还有商明，看不出来，这孩子长得五大三粗，心还挺细。”

“你们单位？”洛猛有点问不出口，“你是……什么单位？”爸爸一直在医院的，什么时候换了单位呢？

爸爸笑了笑：“我们本来就是红十字会的合作机构，我也是红十字会博爱服务站的志愿者啊。”

洛猛有点庆幸，看来爸爸不知道小刀和自己的关系，不过，这三个家伙居然背着自己去捐赠，哼！

“爸爸向你道歉。”爸爸的表情变得严肃。

洛猛一下子提高了警惕：“道歉？为什么？”

“下午你邀我聊天，我却扬长而去，这是很不礼貌的，所以……对不起，洛猛。”爸爸很正式的道歉让洛猛措手不及。但是，心里很温暖。这种感觉就像……朋友？不对！洛猛一下子明白了，爸爸已经把自己当做一个成人了。

“爸爸，我也向你道歉，今天我翘课了，请允许我不做出解释，但以后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。”

爸爸两手一摊，哈哈一笑：“咱们是在聊天，不搞批斗！”

时钟不知不觉从5点转到了7点，洛猛惊讶地发现，爸爸是个多么风趣幽默的人啊，这两个小时里，洛猛笑声不断，这几日的阴霾一扫而空。父子俩畅谈一阵后，爸爸把洛猛拽进了书房。

家里的书架上居然有暗格！爸爸狡黠地一笑，从暗格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，年代久远，纸张有些发黄了。打开第一页，一行娟秀的字体映入眼帘：不是每一种爱都可以淋漓尽致。

“上大学时，你妈送给我的。”爸爸得意地说道。

“我妈先追的你？”洛猛有些佩服老爸。

“唉，”爸爸叹了一口气，“你的文学功底有待加强，这明显是拒绝我的。”

洛猛的脸微微一红，不是因为自己水平差，而是读到了一种暗示。爸爸是有意，还是无意，这已经不重要了。是关于捐赠，是关于小刀，这也不重要了。

“我懂啦，老爸！”洛猛半承诺半撒娇说道。

“我儿子就是聪明！”一只大手抚在了洛猛的头上，一种温馨的感觉笼罩了洛猛全身。

晚上，洛猛接到了小刀的电话：“都捐给红十字会了，你不会生我的气吧。”

“怎么会啊，凭我的聪明睿智，早就想通了。”洛猛答道。

“那……明天记得去上课！”小刀提醒道。

“一定！”

“不许说话不算数！”

“你放心吧！”

“嘿嘿，明天是星期天哦。”



(一清图)

1 “爱情是一把尖刀。”王离看着满屋子的兵器坚定地说，“在这样的年龄，出刀和挨刀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不过我会拼死保护好我自己。”王离家在城市的一角，家里经营一间仿制冷兵器的小店，生意很好，全赖她家世代祖传的技艺，她从小也痴迷于此。

“挨刀这样的事情哪能防得住呢？”我从兵器架子上拿下一把漂亮的刀，胡乱舞着。其实，我不同意王离的说法，我觉得像她这样的美女应该安静一些，对于爱情也要安静一些。

“我能防得住，真的，我可不想死于非命。”王离摇头。

看着她满脸认真的样子，我觉得很好笑，我打趣地说道：“王离，你这是想要恋爱了吧？”

“才不是。”

“思想工作做得如此之充分，不好好实践倒真是可惜了点儿。”

“你这样觉得？”王离傻傻地看着我。

我诚实地点头：“是啊！”

王离走过来踮起脚尖凑到我耳边低声说：“其实，赵小农我告诉你，我发现啊，有一个人他看我的时候目光特别不一样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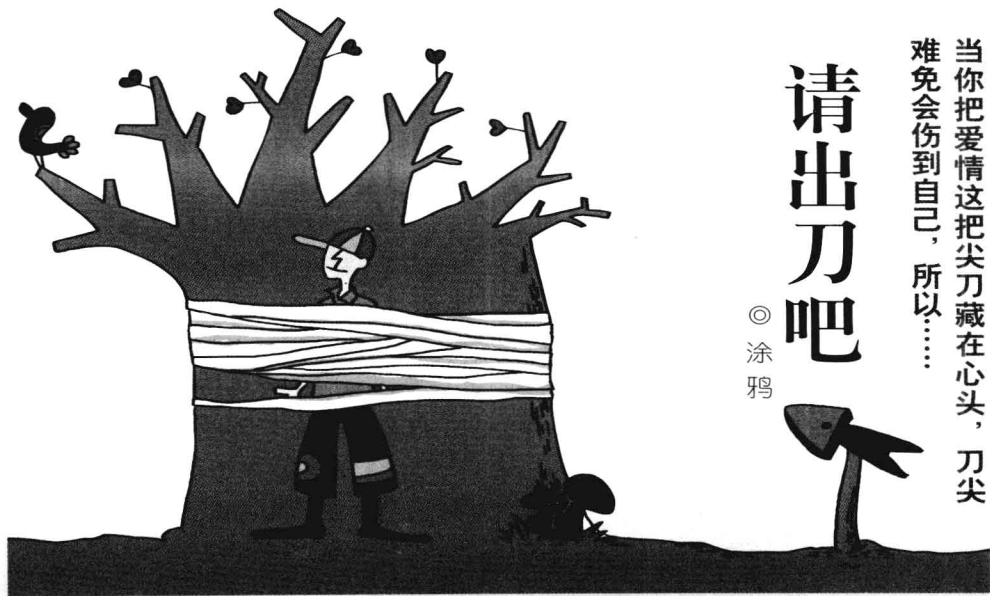
我吓了一跳，赶紧问：“谁？”

王离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这个，好像，总之，现在，还不方便讲给你听。”

我那颗悬着的心稍微平静了一下，却又忧心忡忡起来。其实，我心里一直都惦记这个小女生，只是我胆小，从不敢在她面前暴露我的企图。我等啊等，总在告诉自己要等待时机，直到我的竞争对手出现。我天生是个化学高手，推理分析化学元素是我最拿手的项目，可我想尽办法都没能分析出王离讲的那个人是谁——虽然人也是由化学元素组成的。

想了几天，我决定去找王离问问，我跑过去，坐在一群女孩中间，问：“王离，你说的那个人是不是正准备出刀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旁边的胖女生不解地望着



当你把爱情这把尖刀藏在心头，刀尖难免会伤到自己，所以……

请出刀吧

◎ 涂鸦

我。一群女生都凑过脑袋来看着我 和王离。王离显然不想分享自己的故事，低头不说话。我感觉有点尴尬，不甘心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上课时，王离传了一张纸条给我，我打开纸条，里面滚出一颗咖啡色的太妃糖。王离在纸条上写：赵小农，送你一颗糖，为那个被无辜淹没的问题。

我剥开糖纸，把糖塞进嘴里，才发现太妃糖纸里面包裹着的是一颗怪味糖，酸涩难忍。然后我看到王离在偷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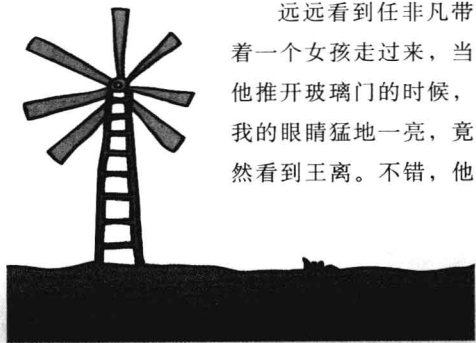
2 我重金悬赏，于是任非凡自告奋勇去当卧底，替我打探王离的消息。因为大我两届的他是我的哥们儿，同时又是王离的朋友。

一星期后，任非凡乐滋滋地跑来跟我汇报：“赵小农，没有可疑目标出现。”这么一句话就想换80元的豪华电影票？我可不答应。我说：“这样吧，我正好有三张正宗意大利口味冰激凌券，你再叫一个人，我们仨一起去吃。”

“好。”任非凡拍拍胸口，“那我要是有新消息了，电影票还给我吗？”

“等你有新消息再说吧！”

我一个人走去冰激凌店，那家店其实是最疼爱我的姨妈开的，我当然有免费赠券。任非凡不止一次跟我去蹭吃，所以他也算熟门熟路了。



远远看到任非凡带着一个女孩走过来，当他推开玻璃门的时候，我的眼睛猛地一亮，竟然看到王离。不错，他

带的女孩就是王离。和王离四目相对的瞬间，王离咧开嘴角笑了：“赵小农你怎么也在？”

“啊，真巧啊。”我笑着吐舌头。

王离悄悄拉了拉任非凡的衣角，两个人径直走到我对面的位置坐下。任非凡也不说话，点了两份最好的香草冰激凌。

我笑着问王离：“他就是那个想要出刀的男生吗？”

王离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就像一只可爱的小松鼠，她摇头：“哪里，他知道我喜欢冰激凌，所以带我过来吃。”

“哦，那这样听来他还真是模范男生呢，我若不埋单可就要被他给比下去了。”

任非凡咧着嘴笑：“哈哈，看样子是遇到贵人了，连约会都有人帮忙埋单。”

我干笑两声。王离在任非凡起身去洗手间的空当，开玩笑说：“赵小农，如果你确定要为我们埋单的话，那么，这也算是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以来你第一次请我吃东西。”

任非凡那个家伙连招呼都没打，从洗手间直接开溜。我跟王离吃完杯子里的冰激凌，又要了两块蛋糕，然后我又贴心地帮王离叫了一杯热牛奶给她：“天凉了，你喝点儿热牛奶暖暖，我再送你回家。”

王离看着我就像看外星人一样，显然她不知道该怎么来表达她内心的激动，喝了一口牛奶，稳稳神才说：“赵小农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变得和平时不一样了，对我这么好。”

“哪儿有？”我摇头不承认。

王离很高兴，兴致勃勃地喝着牛奶，她已经完全忘记了带她来的那个引路人，我只好提醒她：“哦，那个跟你一起来的男孩呢？”

王离爆笑：“少来了，赵小农，我早就知道他跟你的关系，你们是哥们儿，对不？”

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，感觉有点尴尬。不过王离倒是善解人意，那天送她回去的路上，她倒没有再提起这档子破事儿，这让我放心了不少。

3 还记得王离说爱情就是一把尖刀。问题是当你把这把尖刀藏在心头的时候，刀尖难免会伤到自己。所以，我从来都不敢单独邀请王离。有天王离问我：“赵小农你很奇怪耶，为什么你总喜欢三个人的聚会？”

“因为，他，我……”我词穷。

“你跟任非凡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吗？”

“算是。”我点点头，想了一下说，“他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们之间情深义重。”

“奇怪。”

“奇怪什么？”

“你跟他完全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。”

“为什么这样讲呢？”王离的话让我有点糊涂了。其实，王离说得对，每一个人原本都有属于自己的不同世界，我跟任非凡也不例外啊！

王离犹豫了一下才说：“那天，在去冰激凌店的路上，我在米奇店看到一个卡包，任非凡见我喜欢，就悄悄买下送给我。所以，他是第一个送我礼物的男生，而且那份礼物是我喜欢的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我是真的冒汗了。

“然后我想，这种感觉还不错，挺享受。”

“王离，如果你喜欢，我也可以买卡包送你，这不是什么新鲜事。”

王离摇头：“赵小农，你不懂，这根本不是卡包的问题。”

我知道这不是卡包的问题，我实在是慌了，那把尖刀此刻正揣在我怀里，刀尖蹭到柔软的心壁，我的心缓缓撕裂。我笨蛋一样地问：“若是任非凡朝你出刀，你会躲闪吗？”

王离的眼睛倒是躲闪了一下，假装天真地说：“不知道。或许躲，或许不躲。”

难道王离完全忘记了她当初的誓言？如果知道战况会变成这样，我也不会如此苦心经营，却原来，我不过是那个苦命的修路人。

4 这样下去可不行！我想了一夜，隔日清早跑去王离楼下等她。

初冬的风毫不吝啬，呼呼地刮着我火热无比的心，试图浇灭我满腔的热情，可是我视而不见。我站在巷子口看着王离蹦蹦跳跳地走过来，我也跳到路中间，阳光打在我的脸上，我说：“王离，我跟任非凡，你会选谁？”

王离莫名其妙地看着我：“为什么要选？”

“因为今天是12月1号。”我灵机一动。

她咯咯笑着：“今天跟选择题有关系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镇定了一下说，“那个什么，今天是国际选择节，每个人都可以抛给朋友一个选择题，然后得到答案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王离晃晃脑袋说，“那我选择任非凡好了，他不在场，我若选你对他不公平。”

“其实选谁都一样，谁让他是我哥们儿呢。”我口是心非，把攥在手心的巧克力递给王离，“这是你回答问题的奖品。”

“是我最喜欢的酒心巧克力呢！今天真是个幸运的大日子，我该去买彩票的。”王离喜笑颜开地说，“我没有准备奖品，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

“问吧，问吧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我挥挥拳以示仗义。

“你站在巷子口从5点等到7点，饱受寒风折磨，就是为了找我一起过选择节？”王离慢悠悠地似乎在风花雪月。

我整个人瞬间石化，嘴巴张大了，一个字

也说不出，刀尖又开始猛烈晃动。一阵心绞痛后，我平静下来：“这么说，你都看到了？”

王离点点头：“5点钟爸爸正好起床给我做早餐，厨房的窗口正对你站的位置，是他讲给我听的。你从5点就开始傻傻地站在那里。”

“那你怎么说？”

王离嚼着巧克力说：“没说什么啊，我说你是我好朋友，你一定是等我一起去上学，所以我只吃了一口麦片粥就跑出来了，幸好有你的巧克力，不然我要饿肚子了。”

我心里还是很感激这个可爱的姑娘的。我走在王离的右边，一直走到学校门口，虽然一路无语，但阳光打在她的身上，再延伸到我身上，我感到暖洋洋的，舒服极了。

5 跟任非凡讲起这些的时候，他笑到五官变形，他说：“赵小农，我不得不说，这个时候的你是我认识的最弱智的赵小农。”

“不是弱智，我只是害怕。”我的解释看起来很苍白，其实听起来那是更苍白。

任非凡说：“赵小农，你都鼓足勇气跑到她楼下去受冻了，还没有勇气讲出你心底的话，看来我得多买几个包包，刺激刺激你。”

“别别别，你要是再买包，我可真和你拼命了。”看来还是任非凡了解我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没有后顾之忧的我开始每天到王离楼下等她一起上学，这件事情似乎让我的心情日渐明亮起来。王离说：“赵小农，你让我好为难啊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不明就里。

“我喜欢每天有人陪着一起上学，这让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，但是爸爸每天都要问我巷子口那个傻小子跟我是什么关系。”

“那你直接跟他讲啊？”

“可是讲你是我同学已经没用了，普通的同学没有人会坚持做这样的傻事情的。”

“那我们是什么关系呢？”

王离低下头，我看到她的侧脸慢慢红起来。我想她一定是鼓足勇气才开口跟我探讨这个问题，我不该让她失望才是，可是不确定哪一个才是她想要的答案。我只好诚实地说：“王离，其实我喜欢你。”

终于说出口了，压抑在心底的沉沉心事终于烟消云散，那把尖刀似乎也悄悄扭转了方向，心突然就不疼了，处于一种深沉的麻木状态。

“你不说，我就不知道。”王离依旧低着头，阳光下的她就像一幅朦胧的油画，散发着无尽的诱惑。

“我记得你说过的话，你说你会全力保护自己，所以我不确定，我害怕被拒绝，害怕失去。”

那个时候，我都怀疑那个声音是不是发自我的胸腔，那样酸涩甜蜜，那样超脱灵魂。

然后，有个声音低低地传过来，她的声音很小，却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在我的心上，她说：“或许死一次也是不错的，在这样青春年少的季节。”

我看着王离的眼睛，认真地说：“亲爱的，跟我在一起吧。”

王离不说话，只微微晃动她的手臂，晃动的指尖偶尔划过我手背的肌肤，一股强电流瞬间传遍整个身体。我只一抬手，就牵住了王离的手，那只柔若无骨的手蜷缩在我的手心里小心地冒着细汗。

我不敢相信，我终于还是出刀了，我成功了。

不过我要告诉你，那种感觉太过美妙，于是我把我的故事写出来，鼓励你们也要勇敢起来。所以，请出刀吧。

（摘自《男生女生（银版）》2009年第1期，一一图）

他做梦也想不到会遇上一个电话，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他立刻想找的人就是她，他咬咬牙，不知道她会哪里，所以打了她的呼机。她正在街上走，听见呼机响了，一看是他，就在人群中跑了起来，找到一个投币电话复机。

“喂？”听到他的声音，她很高兴，但她不知道事实上她有多么幸运能与他通上话，“你在哪里呀？”“我……”他迟疑了一下，说，“在新疆。”“新疆好玩吧？有许多水果吧？很甜吧？”他要说什么都被堵住了，只好笑一下。她想问他好不好，却说：“新疆姑娘也甜吧？很漂亮吗？”他说：“漂亮。”

她想问他是哪里的电话，又想该在嘴上吃吃醋，于是竟一时说

不出话来。他听她说不出话来，心里很难过，因为他太清楚她了，可是他也说不出话来。

两个人又同时开口抢了话，立即都退了回去。然后他问：“你……吃过饭了吗？”她说：“没有。”她又说：“你呢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她说：“吃饱一点。”他说：“好。”

她说：“新疆姑娘秀色可餐也不能当饭吃的。”说这话的时候她心头一酸。他说：“我知道。”他也心头一酸。她说：“有衣服穿吗？”他说：“有。”

这时候电话里提示余额不足的信号音嘟嘟地响了，她的心突地惶惶起来：“没有了，我在街上，那先这么着。”他掉眼泪了，扑哧扑哧地往下掉，因而又不能开口，只能勉强说了两个字：“再见。”电话就被切断了。

她一个人在逛街，想到他大概快回来了，打扮就不能像近来一样将就了事，想买双鞋，好看的衣服也可以买一两件。她一个人在街上，拿着带有他的姓氏代码的呼机十分高兴，

她想他一定想她了，也快回来了，她把他留的回电赶紧背下来，生怕电池没了就掉了。她把号码锁住了，

因为爱，
我把阳光留给你，
阴影留给自己。

爱

◎ 顾湘





能留多久就多久，她喜欢看他的姓氏留在她的东西上，她喜欢他的记号留在她的命里任何地方。

这天接下来她总想，什么时候打这个电话给他呢？可是她再也没能打进那个电话。

她也并不知道，那是一架荒漠中的电话。他和她说话时，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新疆了，实际上他四天没吃东西了，一直在这片没有边际的戈壁中走，身上的衣服丝毫无用，杀人的炎昼寒夜怎样都是细如牛毛的毒针，还有他日日夜夜每分每秒对她的记忆。他以为他有幻觉了，以为那个电话是海市蜃楼，像一块碣石或界石标志着鸟飞绝人踪灭的中心、生与思念的距离，像一棵储着一些水分的开花的仙人掌树却有拨号音，呼台小姐的声音让他想到自己还在那个城市。她很自在，可他还想带她去一顿精美的晚餐，听到她依然清爽明快，她知道她依然会想他，自己不知道怎地就模糊了视线模糊了天边的风沙漫野。然后他才打电话求救，然后，他终于又离开了电话。

他没能回到她这里来。

她也她在想念的炎昼寒夜里，一直拨打那个号码，那里没有人，方圆数万里，茫茫的，都没有一个人，不会有人接那个电话了，电话就一直绝望地响。

有一天，又一个陷入绝境的旅行者经过，听见依稀的电话铃响。他想自己是不是快不行了，是幻听吧，那电话铃。他还是往电话铃声处走去，如果那是我必定的方向，他想。他看到沙丘上矗立的电话的轮廓，影子长长地拖下来到他脚边，他沿着影子往上爬，他接了电话。

“喂？是你吗？”她说。旅行者热泪盈眶：“是我。”

她知道不是他。

她说：“你也在那里吗？”

这就是爱了。

（摘自豆瓣网）

叛逆、犀利 韩寒

1. 痛恨一个人四年比喜欢一个人四年更加厉害。喜欢只是一种惯性，痛恨却需要不断地鞭策自己才行。

2. 我的小说主人公基本上没干什么事，就这么混混沌沌过着。这就是生活。为什么一定要高于生活？

3. 90年代女中学生的文章仿佛是个马厩，里面尽是黑马王子和无尽的青梅竹马。

4. 我的性格里叛逆的因子太多，所以我的文章从来都有攻击性。

奇丽、明澈 张悦然

1. 爱时的潮湿在爱后的晴天里蒸发掉，没有痛痕。

2. 笑容像一朵潮湿隐约的云一样暗下去。我笑了，我的笑容掉出来，没有地方盛放。

3. 当你感到幸福在接近，其实不过是那些困顿和苦痛短暂地离席。

华丽、入世 郭敬明

1. 我站在阳台上观望着漆黑的夜空和天幕上偶尔出现的清冷的烟火，夜风冷冷地吹过来，我看见一年的时光在掌心中翻涌、升腾，最后归于平静，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和似水般温和的年华。

2. 在这个忧伤而明媚的三月，我从我单薄的青春里打马而过，穿过紫堇，穿过木棉，穿过时隐时现的悲喜和无常。

3. 在新年到来之际，郭劳模我还在辛苦地写着连载。